

迟子建短篇小说编年

卷二 1992—1996

亲亲土豆

迟子建

人民文学出版社

迟子建短篇小说编年

卷二 1992—1996

亲亲土豆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亲亲土豆. 迟子建短篇小说编年. 1992~1996/迟子建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ISBN 978-7-02-008809-6

I. ①亲… II. ①迟…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20997 号

特约策划 杜 晗

责任编辑 杨 柳

封面设计 张志全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06 千字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9.25 插页 2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1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8809-6

定 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自序

迟子建

好听的故事，似乎总是短的，这经验是从童年得来的。在北极村的长夜里，外祖母讲给我的故事，往往十来分钟就是一个。我要是听了不过瘾，会缠着她再讲。而再讲一个的条件，也许是给外祖母挠痒痒，也许是帮她给炉膛添块劈柴——那通常是冬天的夜晚。外祖母要是心情好，精神头足，会一连气讲两三个故事。外祖母睡了，可她口中蹦出来的神仙鬼怪，却在我脑海中翻腾不休，让我在午夜时，眼睛睁得跟十五的月亮一样圆。

其实很多作家与我一样，初涉文坛，演练的是短篇。当代比较活跃的小说家的处女作，不是中篇长篇，而是短篇，便是明证。而以短篇雄踞文坛的中外名家，也不胜枚举：契诃夫、马克·吐温、蒲宁、杰克·伦敦、欧·亨利、莫泊桑、乔伊斯、福克纳、亨利·劳森、爱伦·坡、川端康成、蒲松龄、鲁迅、郁达夫、沈从文、汪曾祺等等。甚至以长篇见长的海明威、雨果、托尔斯泰、福楼拜、卡尔维诺等，也都有令人激赏的短篇。

我没有细致统计自己发表的五百多万字作品中，短篇究竟占多大的比例。我只知道，从一九八五年发表作品至今，我与短篇心

心相印，不离不弃。哪怕创作耗时两年的《伪满洲国》，这期间我也写下《清水洗尘》等短篇。在已经出版的七十多部作品中，除却长篇，我的自选集总不乏短篇的影子。而关于短篇的话题，这些年来，亦有零星表述。

短篇小说舞台不大，所以作家在起舞的一瞬，身心要在最佳状态，既要有饱满的激情，又要有气定神凝的气质。不要以为舞台小，它的天地和气象就小了。在小舞台上跳得出神入化，大世界的风景就妖娆呈现了。你在与天地交融的时刻，会觉得脚下的流水，与天上的银河连为一体了。你既是大地之河的一簇浪花，又是天河中的一片涟漪，晶莹剔透，遍体通泰。而这种美妙的感觉，在长篇的写作中几乎很难感受到。

短篇小说像闪电，平素隐匿在天庭深处，一旦乌云积聚，人间的黑暗和沉闷达到了一定程度，它就会腾空而起，撕裂乌云，涤荡阴霾，让光明重现。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读好的短篇，会有如沐喜雨的感觉。

以编年形式编辑短篇小说，使我有机会回望自己的短篇之旅。按发表的时间顺序，我将它们分为四卷，平均每六年为一卷。最初选取书名时，很奇怪的，依照卷次，跳入我眼帘的竟是这样的书名：《鹅毛大雪》《亲亲土豆》《清水洗尘》《一坛猪油》。四字的篇名，在我的短篇中，虽然也不少，但像《逝川》《野炊图》《白雪的墓园》《一匹马两个人》《朋友们来看雪吧》等两字三字五字六字甚至七字的篇名，也很常见。为何映入心中的，却是它们？除了押韵和顺口，我留意了一下这几个篇名的最后一个字，豁然开朗，“雪、豆、尘、油”四字，岂不概括了短篇的本质？“雪”来自天上，属寒；“豆”来自大地，属温；而“尘”和“油”，冷热纠结，既是世俗世界的产物，又是心灵世

界的元素。能把这四字写足，无疑是参透了人世的冷暖欢欣，短篇也就亭亭玉立了。不过，为了避免引起读者的误解，我还是用这样的篇名统领各卷：《北国一片苍茫》、《亲亲土豆》、《花瓣饭》、《一坛猪油》。而它们，也能代表各个时期，我短篇的特质。

如果说人生是一支漫长的歌的话，那么这支恢弘的长歌，是由无数的短歌构成的。我愿意在创作的路上，拾取这样的短歌，边走边唱。

2010年9月哈尔滨

目 录

月光下的革命	001
与水同行	019
守灵人不说话	029
不灭的家族	036
鸡笼街的月亮	048
白墙	065
回溯七侠镇	076
盲人报摊	089
跳荡的银扣	105
逝川	123
庙中的长信	138
亲亲土豆	153
腊月宰猪	173
旅人	191
岭上的风	208
雾月牛栏	225
银盘	247
闹庵	267

月光下的革命

火车一出关，李昌有的三个孩子就呜呜地哭。李昌有是没什么可哄他们的了，他手忙脚乱地翻了翻背包，骂了句扁蛋精光了，就兀自叹了口气朝窗外望去。然而火车恰在此时杀回了他的目光，一头钻进了一条漆黑的山洞，孩子们哭得更肆无忌惮了。

黑暗中，李昌有听见小女儿怯怯地问：“爹，不回关里了？”

“关里”二字令李昌有的心抖了一下，他的眼睛随之一辣，然后咬咬牙说：“不回了。”

小女儿的哭声在三兄妹中就跟她身上的花衣裳一样突出了。

火车钻出隧道后，就像一个淘气孩子从炕洞里爬出来似的满面尘垢。窗外是荒凉的，窗外是少见人烟的。

“这么多的地都没人种，”李昌有心里想，“开他几亩荒，点上种，秋天时仨孩子就饿不着了。”

可他转而又一想：“种子在哪里呢？”

李昌有想到种子的困难时心情更加沉郁了，而大儿子正哭得如醉如痴，他上去就是一巴掌，打得大儿子气噎了一下，“咯”地笑了一声，然后就不哭了。老大不哭，老二老三也就不哭了。

他们没有到达预期的目的地。火车不走了，据说前方的一个村子的桥让日本人给炸了。一个有着浓重东北口音的黑脸汉子站在

车厢口吆喝道：

“想活的就下车，走不下去了！”

他说着打量了一眼李昌有和他身边的三个孩子，火气十足地问：

“这三头都是你的？”

“加上你是四头呢！”李昌有不卑不亢。

“这个世道，孩子生这么多就是累赘！”

李昌有说：“我老婆爱生，我没有办法！”

黑脸的东北人说：“伙计，下了车奔北走，走二十里左右，穿过一片大草甸子，有个叫李恒顺的，是你们本家，他会帮助你们的！”

“哪有平白无故帮助人的？”李昌有心里和嘴上说的是不一样的，“在家靠亲戚，出门靠朋友，日后过了好日子回了关里，让仨孩子给你磕头去！”

“爹，日子过好了还回关里？”小女儿不哭了。

李昌有扯扯女儿的羊角辫，像扯着几根毫无生机的稗草一样，内心充满悲凉。

李恒顺借给李昌有的房子是间马棚。李恒顺那段心情不好，正想有个朋友，李昌有就来了。李恒顺家后院起火，老婆趁他出去卖牲口的时候跟屠夫私通，让卖豆腐的从窗前看见了。卖豆腐的本不是个好事之徒，但因为李恒顺有恩于他，曾经进城帮助他买回一头价低物实的驴，这驴在磨盘前始终如一地保持着干劲，卖豆腐的便把李恒顺视为恩人。知恩图报，他将看到的事情吞吞吐吐地告诉了李恒顺。

你真是个犊子。李恒顺站在岸边，月光铺在沙滩的鹅卵石上，

现出逼人的青白色，他反复重申着前面那句话。

你是个乐善好施的人，你会饶过这爷们的。屠夫指着水中自己的影子说。李恒顺朝河中的影子啐了一口痰。屠夫便抖擞了一下身子继续对水中的影子说，他是没有过错的，错就错在那个下午他收市太早，想自己的老婆了，回家去寻她，老婆却给远房亲戚家送猪下水去了，而你的老婆正站在门前的榆树下看着我，又是那么听话，一桩好事就做成了。

李恒顺咬了自己的嘴唇，咬疼后气还不匀，他就朝水中的影子扑去，我跟你这犊子拼了，他骂着，水中的影子被他压碎了，月影混沌了，他呛了几口水，他觉得身子有些往下沉，屠夫跳下去将他扯了上来。

李恒顺说，你救了我，咱们各走各的路吧。

屠夫不动声色地冷笑一声，从沙滩上消失了。

李昌有在李恒顺家住了两个春天后，日子还是不太平。他没有像预想的那样去种地，但仨孩子也没少吃粮食。住在人家就得为人家卖命吧，李昌有帮助李恒顺干所有他力所能及的活。但对于李恒顺的老婆，李昌有是不敢搭讪的。他听说过那个月光下两个男人站在河滩旁的故事，他觉得李恒顺太熊了。要是他李昌有，第一先休了自己的女人，然后就揣把菜刀革仇人的命去。不能因为对方是屠夫就手软。但话说回来，如果李恒顺像他这般，就不会收留他一家人了。

李恒顺的女人一点也不漂亮，但却是万般受看，有一种女人就是这样的，越看越对人的心思。她生了两个男孩：一个住在城里的舅舅家念学堂，一个住在家里，却常常把觉睡在朋友家，被李恒顺

唤为“野狗”的，所以李恒顺两口子格外喜欢李昌有的独女丫丫。丫丫一受委屈，便能牵动李恒顺夫妇的情怀。他们收丫丫为干女儿。

拜干爹的那天，丫丫穿了新衣裳，脸上还涂了胭脂，眉心打了颗红痣。李昌有坐在炕上的八仙桌子旁，听着丫丫左一声“干爹”，右一声“干娘”地叫着，叫得他满肚子的苦水都翻起来了。李恒顺喝了两碗黄酒，他身子发虚了，他给丫丫戴手镯的时候手直打哆嗦。

丫丫说，干爹，这镯子能换来匹大马吗？

能换五匹好马！李恒顺说着，就仿佛看见五匹马打着响鼻剽悍地站在他的院子里，这情景令他感动，他的眼泪跟银子一样白花地流了下来。

你若喜欢马，叫你干爹再给你置匹好马！干娘扯着丫丫的另一只手说。

当晚，微醉的李昌有将丫丫扯到自己的膝前，一遍遍地数落着她，你是个多没出息的孩子，给了你手镯，又要匹马，你又不会骑马，真是丢尽了你亲爹的脸。

丫丫说，我要学骑马。

你还没闻够马的气味！你就住在马棚里！你以为你自己住的是什么金銮殿、老龙宫！你住在马棚里！人家的马棚里！老老少少的都是牲口啦！李昌有歇斯底里地吼着。

丫丫便不吱声了。她压低声说了句，我想娘。

李昌有和丫丫想到一块去了。老婆的坟好几年没人给上了。他也好几年忘了女人。他的孩子吃饱了肚子，他又想了。他想李恒顺可真有福，天天跟着一个看着可人的女人住在一起。他不敢在夜晚时出门，一出门满院子的月光会使他愁肠百转，而李恒顺的瓦房是没有灯光的。“吹灯做伴”，他不敢想这句话。他早早地就拢着仨孩

子睡了，夜夜如此。

但今夜他是睡不着了。他出了门，他站在院子里。院子里漂浮的月光使他滑了一下，他险些跌倒。他努力站稳了，然后朝李恒顺的屋子走去，走到窗前，他的腿就没了力气，他瘫在窗下，喊了一声，李恒顺，系上你的裤子出来！

许久之后，李恒顺提着裤带从另一间屋子出来了。而李恒顺的老婆也披着衣服从李昌有看准的屋子出来了。

他们不住在一个笼子里。李昌有心里这样想，心就平和了许多，他摆摆手对他们说，没事了，你们睡去吧。

月光把李昌有的脸洗得很白，似乎还洗出了一股香味，牛乳般的香味。李昌有回到马棚后睡得又香又甜。

许多年过去了，丫丫长大了。丫丫学会了骑马，李昌有的两个儿子也长成大小伙子了，他们离开了李昌有，到城里闯天下去了。李昌有家不再住马棚，他们住进了一间瓦房，是靠自己的力气盖起来的瓦房，住得很舒坦。窗外的和平终于像流水一样灌溉着田野和两岸的人民了。李恒顺得了场重病，最终一病不起，弥留之际他将守在膝前的一家人都撵到院子里，当然，他留下了一个人，那个人便是李昌有。

这个人的眉毛乱了套了。李昌有望着李恒顺想，一个人将死的时候竟会这么痛苦吗？那人的鼻子不像鼻子，嘴唇不像嘴唇，眼睛也不像眼睛了。他原来是什么样子的？李昌有无法回忆李恒顺平素的相貌了，他那时只记住了李恒顺的心灵，并没想记住他的相貌。现在他想记住恩人的相貌，把他刻进记忆深处的时候，这个欲乘风西行的人却把一个千变万化的相貌留给他。李昌有的心抽搐了一下，他故作镇静地说，伙计，要死死个高兴不中吗？想想你还

有什么事没做完的，我又能帮助你的？

李恒顺侧了一下身子，他的五官也随之更加混乱了一刻，然后他嚅动着毫无血色的嘴唇说，你要了我的老婆吧。

她跟过屠夫了！李昌有号叫着，你都不和她睡在一块了，让我去捡你的……你的……李昌有住了嘴，因为他从窗前看见那女人正可怜巴巴地立在那，她的目光充满哀怜。

李恒顺再次乞求道，你要了我的老婆吧。他的乞求跟黄昏一样充满了走向黑暗的迫切感。

李昌有说，这是报恩的话，我就答应。

算是报恩吧。李恒顺的脑袋朝炕边滑去，而他的脖子在那一瞬间显得又细又长，他的声音也随之变得细如游丝，他说，你替我革了屠夫的命，替我报仇。

那年在河边，你为什么不幸了那东西？或者作践他，让他永生永世也做个太监？李昌有说到此时浑身振奋了一下。

李恒顺什么也没回答他，他的脖子又扭动了一下，然后停止了呼吸。丫丫首先跑进屋子，犹如一片祥云掠过，她连叫了几声干爹，然后就跪在地下哭泣。李恒顺的老婆也进了屋子，她一头扑到死者的身上，哭得缠绵而凄切。李昌有走到院子里，他的满眼都是泪水，可他的眼泪却流不出来，憋得他直想骂娘。这时他突然望见卖豆腐的从门前经过，他用手推车推着两板新出的热气腾腾的豆腐，疲惫地吆喝着豆腐味、豆腐味，李昌有就冲出院门踩着脚朝卖豆腐的骂，你这驴，你喊什么，你卖什么，李恒顺他再也吃不上豆腐了。

卖豆腐的听后愣了一下，手抖了抖，就扶不住手推车了，他叫了一声恩人啊，就扯开嗓子哭了起来，哭得李昌有心里有东西往上顶，他的眼泪也随之出来了。

埋葬李恒顺之后，李昌有就制定他的复仇计划。时间：有月光的秋季的夜晚；地点：河边；事件：革屠夫的命；结局：将李恒顺的女人顺理成章地领到自己的炕头上来。

李昌有开始观察屠夫的言行，因而他每日都到集市上买肉。屠夫不光杀猪，也卖肉。他一站在肉摊前，买肉的都拥上前来。屠夫杀猪一刀即可结束猪的生命，而且是速死，用满锅滚烫的开水给死猪洗个透彻的热水澡，猪毛很轻易就会被刮下来。那时候猪看起来就又白又大，黑猪花猪也成了白猪了。开膛要尽快，猪下水一涌出来，好吃这一口的人就一哄而起，这个要肝，那个要肺，另一个却要心或腰子，而屠夫自己独独喜欢吃猪大肠。小肠他是不愿吃的，认为没有猪的味道。猪真正的气味就集中在猪大肠上，吃起来满口油腻，臭烘烘的，却回味无穷。如果有了青辣椒，而那青辣椒又不同寻常地辣，炒上一根猪大肠，一壶黄酒很快就没了踪影。

屠夫宰的猪新鲜，肉味纯正，绝无淤血的腥味，因而买肉的人不等猪肉上市就围在他的摊子前。而猪肉一上市，不过半小时，一头猪就被分割殆尽。李昌有最近频频地站在买肉的行列中，令屠夫疑窦丛生。他甩给李昌有的肉都是李昌有再三要买的五花肉，皮薄肉嫩。肉从侧面看红白相间，错落缤纷，白中夹红，犹如雪中红豆，而红中夹白的却像晚霞中的一条光带。李昌有将肉提回去连皮切成四方小块，放到锅里红焖，吃得他夜夜想提早把屠夫宰了，将那女人领到自己的炕头。

李昌有观察到，屠夫喜欢揉鼻子。卖肉的间隙就要用手揉几下，有时忙极了就单单用指头触一下，似乎不如此就神气不畅。此外，屠夫还喜欢吐痰，他一吐痰就要回头，“啪”，痰有时就吐在他背后卖青菜的摊子上。摊主是个半大老婆子，经常白白吃屠夫剔下的

猪骨头，所以痰落在菜上她也和颜悦色地笑着，然后拿块破抹布将菜上的痰擦掉，无论是萝卜白菜生菜豆角，痰被擦过后依然被买主买走，买回去也就被吃掉了。

屠夫有个最不好的毛病，他不喜欢夜出。他一收市就回家，回家吃饱了就睡觉，他比一般人的睡眠时间要长。此外屠夫还喜欢说反话，他要说今天这猪肉不新鲜，臭死了臭死了，就说明这猪肉鲜极了，非买到一尝为快不可；他说今天这天气怎么他娘的这么好，说明那天是阴的；而他要看上哪一家的媳妇了，则说：你长得丑得不能看了。了解屠夫的媳妇听后就美滋滋地走了，回家跟自家男人去炫耀去，男人就不打发她到屠夫那买肉，男人自己去，恶狠狠地盯着屠夫粗糙而红润的脸。而若女人不了解屠夫脾性，被说了丑死了的话，就一路疾走着羞愧地回到家里，盘算着做几件像样的衣裳，使自己不难看，那么她穿着新衣裳走到大街上再遇见屠夫时，屠夫仍然骂她丑，骂得有恃无恐，甚嚣尘上，那原本很美的妇人就完全丧失了自信，回家后对着镜子哭个不休。

李昌有站在买肉的行列中，屠夫每每在甩给他五花肉的时候，都要说一句，老兄你的脸色可真好看。

李昌有心想，有一天就不会好看了。

李昌有等待秋天。八月十五是他看好的日子。那天可千万不要阴天。要朗月如洗，风平浪静。他早已磨好的屠刀将扎进屠夫的心脏。最好屠夫在他出刀时不要吐痰和揉鼻子，否则月光下屠夫的那双眼球凸起的眼睛会令他手软的。他一定要宰了他，替李恒顺报仇，也替那些被屠夫杀死的猪报仇。想到为猪报仇，李昌有就乐不可支。

李恒顺的老婆吃饱了饭就坐在院子中的柳树下缝缝补补，她

平静地等待着什么。丫丫骑马回来时总是风风火火的，她从不在门口下鞍，而是策马冲进院子，在窗前提一下马缰绳，马踏起的尘土沸沸扬扬，将干娘弄得满面尘垢。

丫丫，你又让马出汗了。干娘的话一落，丫丫就顶嘴说，马不跑出汗就不自由，它愿意快跑，骑马不快有什么意思。

干娘不吱声了，她继续缝补衣裳，但她觉得眼睛发涩，十指也懒惰起来，于是就丢下活回屋了。

秋天像剪纸一样鲜明地贴在窗户上，霜来了，风也变了样，不再像昔日那样柔顺，有些调侃的味道了。李昌有家的锅终日油汪汪的，丫丫总是不失时机地提醒爹，问他就不想攒点盘缠回关里吗？李昌有就一挥手说，在关外住一辈子了。丫丫便明确地说，我要回关里，哪怕是死在回关里的半路上。

屠夫频繁看见李昌有买肉之后，忽然间明白了什么，他甩给李昌有的肉比实际斤数要过一两。他对李昌有说，爷们，李恒顺留下的那个女人还不错吧？不然你怎么天天要吃肉！李昌有就顺水推舟地说，那女人真不赖，我要大补了！屠夫听一阵大笑，将腰子也切下一半扔给李昌有，爷们，拿去吃吧！这样不过多日，屠夫和李昌有成了酒肉朋友。李昌有出酒，屠夫出肉，猜拳行令，称兄道弟，说古谈今，不亦乐乎。

李昌有心存杀机，因而他喝酒是有节制的。

屠夫说，爷们，喝醉一回成成仙吧。

敢情。李昌有说。

八月十五的前几天不是好日子，天天都下雨。雨把李昌有的心给下毛了。李昌有将磨得雪亮的屠刀拿到手中，他站在院子里，用

屠刀去劈雨，雨却绵绵不绝。屠夫那些天一见到李昌有就说，这么好的天气，八月十五一定会喝上酒了！

李昌有也以反话相讥：不一定！

中秋节的前一天晚上，雨终于停了。但是月亮却没有出来，天空中还有乌云，但已是强弩之末的乌云。李昌有心想，天遂人愿，事不宜迟，要当机立断约屠夫去河边了。

然而，八月十五黄昏的时刻李昌有却被女人给缠住了。

李恒顺谢世后，李昌有跟那女人很少打交道，尽管外面已是满城风雨，但他们之间却各行其是，疏于交往。然而八月十五的那天黄昏，李昌有吃过饭，刚刚接过丫丫捧上来的一碗茶，那女人忽然像一支燃烧着的红烛一样喜气洋洋地站在他的屋门前。夕阳的余晖正想闯进屋子，不料被那女人身体给挡住了，那金色的余晖只得像被猎人降服的老虎一样夹起尾巴俯地而过，而那站在余晖之上的女人则像海面上的红帆一样炫目逼人。

李昌有努起嘴抬起头看着她，为什么不看呢？李昌有看得心都空了。丫丫在旁边叫了一声爹，李昌有便恼怒地嗔怪道，爹什么爹。丫丫就自知没趣地走开了。丫丫走到门口的时候叫了一声干娘，然后又回头长长地叫了一声爹，干娘侧过身子让丫丫出去了。

那女人说，恒顺要咽气时跟你说的话我都听到了，那时我正站在窗前。

这么说，报仇的事你也知道了？

报仇，我从来就没听说过这两个字，我只听见恒顺说让你要了我。

你不会听见别的——一个女人——听见又能怎样呢？李昌有望着面前的女人，他说不出他想说的话。